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一  
孟子滕文公下

仁12  
460  
21

甲子年

共三十一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三十一

朱世椿商選

受業門人尹士傑漢三仝校

毛玉虎聖羽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一

陳代章全旨

通章見孟子守身之美首節是陳代欲五十杜已  
以有為下是孟子說言已不可枉而枉已不可以  
有為也齊景公節告以不可往見之意彼他今一見之二句  
意言不見諸侯正上之大節所係豈可觀之以為小且夫節  
言存此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利不可為者趙簡子  
至枉道而從彼何也言枉尺直事君子所羞為也子過之二  
句又言枉尺無能直事益以  
見枉尺直事之不可為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468  
91

王去聲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泰序戰國時惟孟子抱道自重陳代疑而問曰士君子不往見諸侯此固守身常法以代觀之安若小節然使今日但往而見之得行其道大則為伊為周而以其君王小則為管為晏而以其君霸得志建功將在于此且志曰枉僅尺而直則尋此屈小而伸大也即志之言觀之以往見之小屈成伯玉之大伸宜若可為而不必過執也

析講小然以僅僅自守言今一見之即下不待其招往道從彼意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為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泰序孟子曰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于義不當往耳昔齊景公田獵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以招之虞人不至公將殺之孔子聞而美之曰有志之士能固窮者也常念棄在溝壑而不恨有勇之士能輕生者也常念喪其首而不顧虞人可謂志士勇士矣夫孔子何取于虞人有若哉取夫虞人以非其所招之皮冠而即守死不往也况君子守道非虞人守官比也如並不待其招而自往見是失其所守矣果何謂哉君子義不出虞人下矣

析講此引虞人不往非道之招以破他今一見之句尚未及枉尺直尋之非下三節方是凡秉之語○非其招不往五字連看屬虞人取字原孔子○招虞人以皮冠招大夫以旌以

大夫之招招虞人故曰非其招不待其招而往言不待諸侯里禮厚幣以招之而自往見之也不待其招而往與其招而往其意遠甚故以此証明不見諸侯之故○告以不可往見之意自其守義者言之也且夫節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自其不忘義以徇利者言之也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不見皮冠故不敢進○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是拚一死不顧利害的意思若在得此心則人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此招字即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之招非不召臣之召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耶甚言其不可也

參序夫君子出處之際惟知有義而已且夫所謂枉尺而直尋者為所失少而所得多此以圖利而言也如以利言而有心計之則雖枉尋直尺失者多得者少至于喪節敗名而可以邀些微之利焉亦將不顧王義而為之與吾知其必有所不可矣

析講以利言也是就其言而解之如以利以下是反其言而詰之陳代謂往見是枉尺伯玉是直尺失少得多宜若可為孟子謂往見是枉尋伯玉是直尺失多得少斷不可為亦可為與與空若可為兩下緊相對照○亦可為與此究徇利之心以見其心不可為非較利之多寡而不可為寔較義之屈伸而不可為耳○此節全就枉尺直尋句言之正意在於麟士曰始論大小究只論得失亦常情必至耳此亦可為與與上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後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俱斷詞○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士君子一身所關甚大若輕身往見則喪節敗名所在者多矣雖有建功業處亦不過直尺之利耳則枉尋直尺而利句暗照此意講自明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此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變奚不能也。貫習也。參序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其嬖奚反命于簡子曰：『此天下不善御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為乘強奚而後可。一朝之間而獲十禽，奚又反命曰：『此天下善御之良工也。』簡子曰：『既為良工，我使專掌與女乘，遂使人以此命王良，良不可，曰：『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始吾于奚也。』為之範我法度以馳驅，彼不能左右迎射，終日不獲。』繼吾廢法而為之說，道與禽相遇，彼纔會，垂着射，夫一朝而獲十禽，文之詩曰：『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即中有如手破物之能。』此射者與御者一法相成，事也。若奚必廢法，儀中小人之事也。我平日只知有法，不習，慣與小人御，請辭掌乘之命。

析講王良輕輕敘過重在我，不慣。句下意又在下節見之。○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見其能守義，此引王良明不可往，尺直專之意，言其能不忘義以徇利。○謂王良愆是簡子使人請之，吾為範我馳驅至不貫與小人乘，似不是簡子

對面語。詭遇者因奚不能左右迎射舍馳驅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也引詩言射者未嘗資御者之廢法而自循法而中此巧力俱全便是君子之所為變焉反是故曰小人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

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

此必反

此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邇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參序以王良觀之不過御者且羞與射者同意為比比推其心若以比而得禽獸毋論朝獲雖若使丘陵之多御者亦弗肯為之也其不為枉尺直尋如此如以王君子其自守之道以從彼肆快而現之果何為也吾意王伯川成不過丘陵之禽獸耳而蓋尋可免也是向者王良之所謂也此則無論枉尋直尺不為御者尺直尋而亦不可為也明矣且子枉尺直尋之言過矣君子一身乃天下表率必能正已方能正人者夫枉已以從人則已先不直決未有能直人而得伸其用者也是則枉已者無尺之直矣

伯玉之業豈能成而不見其小節哉析講丘陵弗為又與第二節亦可為與照相對照全宜若可為首中尾凡三對舉○第十日天下只有理義利害二種而已前所言者理義也至枉已未有能直人並利害亦破矣陳代且交誼塞○如不待其枉而何哉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何哉何也運說云總是其相其可也○枉已則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謂之大節是而可視為小節乎○此者舍馳驅之正法而曲意也此而得禽二句推其羞比比之心在已看一句言身不行道不能行之干人也○此節言王良且不肯徇利而自屈其所守如何使我為之○水三句言所守一屈決無能伸下

理更提頭自為一條

景春章全旨

此章首節，景春以大丈夫過許，簡節孟子斥儀行不忠，儀大夫末節則詳言所以為大丈夫。所以曉之，繼之，儀行所持者在權勢，俯仰從人。孟子所持在道德，主持自我，其大小自見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參趙註：景春曰：我觀當世之士，如公孫衍與張儀，豈不成大丈夫哉！何以見之？蓋其一怒也，則游說人國，搆動強大之兵，而諸侯弱小者皆恐懼，若其安居不用詞說，則天下兵革熄，以一人之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太丈夫不當如是乎？

析講：一怒，即兵連安居，即難解游說，便是一怒不游說，便是安居。○公孫衍號犀首，秦之孫故，曰公孫犀首，官名如虎牙，將軍之類。○大全：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衛者，熄如火之熄滅，以兵猶火故也。○史記云：衍魏之陰晉人，也與張儀不善，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儀犀首弗利，令人謂韓公叔曰：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發馬以為儀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初果相魏，張儀去。○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恐秦之攻諸侯，敗從約，念其可用，秦者乃使人誘致張儀，而激怒之，後陰使人資以車馬金幣，儀得入秦，秦惠王以為客卿，儀德舍人，舍人告以故，儀曰：此吾在術中而不覺，吾不及蘇君明矣，為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讎寧能欺乎？後儀卒，敗從約。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處反，冠去聲。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參太全孟子曰：是一怒安居之為安，得為大丈夫乎？子亦學禮乎？禮云：丈夫之加冠也，父則命之而責之，以成人之道。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而示之以婦順之義。嫁時必往而送之，子門其命戒之，詞曰：此去，往之汝家，必敬慎，必戒謹，無違爾夫子之命。禮言如此，可見以順從為正者，乃是妾婦之道。所當然也。今術能者諸侯怒敵則順其欲而說之，以攻伐諸侯厭兵則順其欲而說之，以罷兵，是阿諛苟容而竊取權勢，不過妾婦之事。丈夫且不可為况大丈夫乎？

析講麟士曰：以順為正者，二句只足上文耳。二子阿諛苟容，意在言外。蓋二子而阿諛苟容如何為正道，故加以順為正當言真妾婦也。○二子在此國則彼國懼耳，若在本國自未免阿諛苟容。○以順二句就女子說，末補餽衍。○引禮重，在女子之嫁上，丈夫之冠句帶言之。父命如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皆是母命如勉之敬之，風夜無違宮事，皆是以順為正二句是孟子推禮之意如此。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參朱子：惟有人焉存心以仁，窮然太公與天也。美物為一體，其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持身以禮，太中正與規矩準繩相周旋，其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制事以義，秉彝循理，使經權常變之咸宜，其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得志而達，則與民共由之出，而推此仁義禮于人也。不得志而窮，則獨行其道，退而守此仁義禮于己也。是故時而富貴不能誘之，而淫其心，時而貧賤不能撓之，而移其志，時而遇威武之人不能脅。



之而屈其節此其視初儀之以時側目得志于一待真可  
謂妾婦之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  
在彼而在此也決矣于何漫稱之哉

析講此節全要說出大丈夫處變氣象居廣居三句是主得  
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實貫三句又描寫受用此三  
者說雄壯處忽分洒養操持看○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

曰廣居禮以大中至正爲範圍故曰正位義合經權常變而  
共由故曰大道然不露仁義禮字面更佳○大道道字是路  
字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義上三者言○仁人之安宅從心

之德言也近而親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物皆此愛也何廣  
之理言也近而親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物皆此愛也何廣  
如之禮是人道之紀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于日用事

物之間皆吾身所當立之位義人之正路此曰天下之大道  
正言無邪曲也大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出  
入往來之所當由故曰正又曰大○居廣居存心也立正位

持身也行大道處事也體用備矣○總是德之全而守之固  
意以首三句爲主是盡性之事所性既全則無往而不善故  
具于我者隨所遇而自得至自外者隨所加而無損益所性

分定故也未向此字總承一節言如此大抱負大操持所以  
謂之大丈夫也術儀安得爲太史大夫乎正與上節首句相  
應○由之之字獨行其道道字皆仁義禮由之謂與民共由

此仁義禮也詳中所得一字即指仁義禮之道趙氏曰富貴  
則求得所欲故易至○蕩其心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變其節  
遇威武又易至○震恐阻越故多挫其志自得志至此二句見

無往不得其性而不爲境所動也朱子曰不能淫不能移不  
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焉他便能如此○蒙引此惟孟子能之  
術儀所爲件件反此○木木下字不間蓋皆是第一等的直

到至極處○翼註大丈夫之所以大者大于性耳廣居正位  
大道言性也而與民由至不能屈皆定性  
之學盡已之性正與恃他人權勢者相反

**周書章全首**

此章總見君子不在道而仕也前五節因問而  
詳君子急仕之情不節因問而明君子難仕之故  
蓋急仕者行道之心難仕者守道之節  
寔並行不悖也重在末節以道字爲主

**周書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在傳曰孔子**

周書卷之五

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書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入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參序孟子不見諸侯周書諷之曰古之君子亦欲得位而仕乎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豈得不仕傳有曰孔子當曰若三個月失位無君則皇皇不寧及其失位出疆而之他國必然載質以往以為見君之禮總是欲得君而仕也又公明儀有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心中憂恤而不樂即此而觀而君子之仕可知矣

析講魯之問是有諷孟子不仕之意孟子曰仕何是月下引傳及公明儀正發代意皇皇與出疆相連看俱屬孔子言手指自家憂恤即下不敢以宴意也○無君但就先有位而後失位言方與下文照○按贊質也質已之誠固也卿以羔羊羣而不黨也大夫以鴈飛則成列有長幼之禮也士以雉取則不為禽誘不為威攝也時人以鴛鴦無也心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也

周香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故此

參序書曰三月無言夫為久也遂至十其于仕不太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

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

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

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

寡亦不足弔乎

盛音誠練素力反皿武水反

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紼躬素衣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授受之練三盆手遂布

于三宮世婦使饗以爲饋端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

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黍在器

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所以履器者

祭大令孟子曰仕之所係有甚重者在也士之既有位而失

位也即猶夫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其國家也蓋古人最重祭

祀而祭祀必由于有田祿禮曰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

其藉助藏之御廩以供給其黍盛黍稷諸侯之夫人乃親養

蚕繅絲頒之世婦使爲黼黻以供祭祀之衣服禮言如此蓋

諸侯失國則不得行耕助親蚕之禮而犧牲不能肥腴稷稍

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便不敢奉社稷宗廟之祭矣雖

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盡乎知諸侯則知士矣禮又曰惟

士無田祿則亦不祭禮言又如此蓋以士必有位始得以公

田之所入爲祭祀之資者失位而無田祿則牲殺器血衣服

缺然不備不敢以祭則無以遂其孝親之心戚戚然不敢以

自安夫于常有祭一日失位便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

失位三月便廢二祭以是爲卑耳夫無君似不足用以無君

之故至不得孝其親亦不足

爲孝此古人所以不得不急也

折請不知也喪在失祭只知喪在失位故不爲急孟子明所以

聖之故在失祭上○請侯耕助四句及惟士無田二句是禮

又餘皆孟子解禮○儀禮四句本諸侯失國而言無田由失

位而無祿也不敢以祭者恐其安祖考而反爲不敬也重土

之失位上諸侯是別語○田作圭田尤確圭由自卿以下

下于土之爲下官之長者皆有廟有田則田即此田更無他

田可以待祭也○耕助四句出祭義惟士無田二句出玉制

○大全記祭義昔者天子爲藉于故免而朱救躬秉耒諸侯

爲藉百畝是而青救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而禮先古以爲

禮酌黍盛于手取之與之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

屬而耕藉三藉以時入之以供春盛士以春春躬耕藉藉不

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藉之爲言借也

王一耕之而使庶人終于畝藉之爲言借也

穀以復爲長在器曰盛○又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

蚕室近山而爲之及大昕之朝手春且君皮弁素裳上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蚕于蚕室奉種于川桑于公

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奉蠶以示于君遂獻蠶于夫人夫

人曰此所以奉爲君服與遂則禮而受之曰小室以蠶之

良日夫人練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練遂  
朱絲之儀黃之以爲繡敬夫嘉服既成君服以祭先主先公  
敬之至也○東陽許氏曰然以組爲之而屬兩端于武所以  
固冠于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王后之衣猶  
王之袞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  
審一主之后與○蒙引云本世婦繡成然後獻夫人練今云  
夫人垂練者垂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  
人治內事也○禮云諸侯爲籍百畝按禮天子亦爲籍于  
此不云者只後諸侯之失國家上說○禮記注曰練三盆手  
者置繡于盆中而手三洗之每洗則以瓜抓出其緒故曰  
三盆手也方氏云未人之練止于三盆猶天子之耕止于三  
推○牲殺牲必特殺也不敢用見成牲肉也血所以覆器者  
此器與皿之別○禮士制云有田者既祭又薦無田者但薦  
不祭○蓋祭有專月薦無常時祭必上日薦不擇日祭有尸  
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其隆殺不同  
回如此亦宜人子之不敢以其而至干弔也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禮問也  
飛序嘗又問曰三月無君而不得祭則何以用矣若  
出疆初失位耳便必載質何也又未免于急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  
其耒耜哉

余淺說曰仕以行道者士之事也猶夫耕以謀食者農夫之  
事也農夫必耕耕必耒耜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然則士必仕仕必質士之出疆豈得不載質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  
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

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的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看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如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參序嘗得願仕之說遂謂曰吾晉國亦君子出仕之國也未爾無君則弔出疆載質求仕如此其急也仕如此其急也宜其仕之易矣君子乃不見諸侯而難於仕者何也曰夫仕固有仕之道也譬如丈夫生而即願有女為之室女子生而即願有男為之家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若以其為父母之心也遂不待父母婚媾之令媾約通好之言鑽穴隙相私窺論

之人知利因之義不可廢求嘗不欲仕也又惡其去就無義進退無禮不由其道之正不由其體而任已徇人以往見諸侯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其能免乎人之賤哉此君子所以難仕也

折請君主暗指孟子無仕暗指不見諸侯此二句是膏發問本旨下則孟子示以難仕之故○願為之有室家指父母言人皆有之是凡為父母皆欲字從願字生來又惡字從賤字生來○古之人與上言之人無異則用相應○蒙引由前段則君子急于仕如此由後段則君子又有不欲仕者在蓋忠孝之情甚殷何可不心乎仕而身節義尤重又安得不由其道而仕豈有任已以求合而致入之虞乎○一說未嘗不欲仕內兼孝親之仁誠亦通也

彭更章全旨

此章首節明傳食之道亦養下四節辨士有太功而當食見有道而作事意折言之二三節是因論功而辨其失待功之宜西五節是因論志而辨其非食志之意總是有明有功而當食意仁義二字最重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舟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參序彭更問于孟子曰今以一介之士肩流歷聘而隨行後車有數十乘隨行從者有數百人傳食而食于衆諸侯之固不以踰分而過于侈泰乎孟子曰君子于世辭受取于以視道何如耳非其道之所得則一簞食之微亦不可妄受于人如其道之所得則舜受堯之天下不得以爲泰據子泰傳食之心將以舜受天下之大爲泰乎析講非其道一段側重如其道一段道只當理字看非道如道只是無當受與不當受且勿入有功無功意○泰猶云過分○傳食續通禮食也非厭傳之謂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參序彭更曰否吾不以舜爲泰也凡但以士人國無所事事而宴然食其食爲不可也凡所以疑其爲泰也析講無事如未爲公卿大夫之事下又不爲農工商賈之業正更不以泰乎之意○事字註雖解功字然亦有辨且功字在下左見勿經作講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諂補不足則農有餘粟文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美餘也有餘言無所算

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各有所為之功與所司之事子不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以

其美者補之不足者以兩相濟則農之耕者只自有餘粟女

之織者只自有餘布皆積于無用而勢有所不可子如通

則如梓人匠人輪人輿人皆得以其事而食子之乃于此邪

說橫議之秋有擔當世教之人焉入則盡孝出則盡悌固守

先王所傳仁義之道使不至晦塞于邪說子以待後來之

仁義者使有所師法以入乎道此其繼往開來有功于吾道

者甚矣乃反以為無功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

梓匠輪輿之小而輕為仁義之大者哉亦異矣

析講子不通士四句反言以見功之通不通不重只起子如通

之三句此三句亦輕只起于此有人一段夫一通功而梓匠

輪輿皆以功而得食况其人之大有功者乎如男耕女織

是事其有功乎衣食是功通功者不執定此事然後享此功

但彼此互相準而交相濟也得食正是通功處○于此指戰

國異端蜂起之時人字即下繼往開來之人是孟子自寓不

則孝四句氣讀去損士之大有助處○孝弟自是先王仁

義之道然字面在下勿直露○守字內有閑邪衛正之意○

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

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是四種人○孟子論道以仁義二字

總括之而孝弟其大端也觀有字孝弟為仁之本孟子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可見至曰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則益

見其功在古今矣○於此有人句極重當聖道大明時未見

關切當戰國橫議時有一人能衝真正道方見是功為仁義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

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

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

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  
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梁序更曰梓而輪與執藝以事人其志將以其事求食也君  
子為仁義之道其志亦將以此求食歟曰子何以其君子之  
志為哉其有仁義之功于子理可以食則稱其功以食之而  
已矣且子平日之食入也以其志之所在而食之歟抑其功  
之所在而食之歟更曰食志宜因乎其人之所求也  
析講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推定君子說勿泛也  
前說無事而食不可此又曰食志不難功下  
又不食毀在畫墁何自相矛盾也更直窮矣

日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

食之中日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毀武安  
反之食

之食亦音嗣  
變墁墁之飾也毀在畫墁言無功而有害  
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  
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梁序孟又請之曰子曰食志矣設有人于此毀子之瓦畫  
子之墁無功而有害則其志亦將以求食也則子食  
之乎曰否吾不食之蓋子非之曰然則子非食志者也而食  
功也夫食必于有功而士有功于斯道乃以為  
無事而食不亦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析講麟士曰毀瓦畫墁非所以求食言毀瓦畫墁者之  
志亦將求食何以處之蓋其詞以見志之不可拘也畫墁  
比毀瓦一般墁好的墁墁無端畫墁自可厭也  
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有用以為無事而食如王子墨  
問士何事公孫在問不素餐者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  
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持諸矣尚知尊  
敬儒者如孔子之遺德孟之仕  
齊皆有所養亦是生主之澤未泯

萬章章全旨

此章孟子極言王政之無敵自傳萬章疑宋行王  
政而受制于人中五節言湯武行王政而無敵于  
天下湯行王政只在界民一字武王行王政只在取  
殷二字  
講一段全要體貼四海之內皆望以為君意  
末節言宋不能行王政也主意全在末節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之則如之何惡去

萬章孟子弟子宋主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舜此時也

參序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其不利于已乃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始可以行王政而不受制于人

析講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為欲削平亂畧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

如之何問宋當如齊楚何也

暴救民以安天下故以為行王政不知宋只是與兵圖霸而又不自諒其勢之不敵所以卒見滅于齊楚魏也

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上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是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而以草叢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婦人殺臣諫者射之于是諸侯皆曰樂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謀告齊伐宋主偃四十一

七年齊滑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

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

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

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

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

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

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小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乎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參序孟子曰子以宋小而王政難行平試以湯觀之湯求之  
 先祖也湯為諸侯時居于亳邑與葛國為鄰葛伯放縱無道  
 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祀先大典也何為不祀葛伯託言  
 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乃使人遺之牛羊以供犧牲葛伯曰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葛伯託言曰無以  
 供粢盛也湯乃使亳邑之衆往葛而為之耕亳之老弱者饋  
 食以食耕者葛伯不念其代耕之勞乃率其民要其所饋有  
 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時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  
 之書曰葛伯仇視餉耕者正此殺童子而奪其黍肉之謂也  
 析講自湯居亳至往為之耕言湯仁乎葛也自老弱至仇餉  
 是葛得罪于湯也此節輒全為下文行師張本○大意重誅  
 君厚民見湯之能行王政處○系疏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平  
 陵有葛鄉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為  
 犧牲之色純無雜色謂之犧牲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

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參序夫暴虐至殺童子極矣湯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但見

四海之內皆信之曰湯之心非有利乎天

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其罪必殺之仇也

析講匹夫匹婦之指小民不專指童子父母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

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

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僕我后

後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參序書曰湯始征自葛載從此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者曰奚為其後我

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惟恐其不速至也及其既至商安于市而歸市者亦不止農安于野而芸者亦弗變誅其有罪之君弔其無罪之民賞其特如時雨降而有以慰民之望民皆大悅書又曰饗我后我后来其庶幾無虐政之罰乎蓋其大悅有如也

此湯以七十里而行王政于天下也折謂自湯始至後我皆書詞民之望之二句釋書意言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六句是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又引書証民之大悅○大全趙氏憲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章顧既伐昆吾夏桀章不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党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伐也據此則曰葛曰章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股凡六伐餘無可考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

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

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能同句黃幣也絡繹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如以匪盛劫節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參趙注湯之後有武王矣再以武觀之書云有所助紂為虐不為周臣者武王以其為劫之害于是東征以安厥士女但見士女于是皆匪厥玄黃各有其所執往而言曰昔事殷今繼事我周王望見休善于是心誠臣服無不思念執臣子之節附就大邑周也觀書所言是武王東征一舉而民心愛戴商之在位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周之君子商之在下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周之小人各有執以成其類也民之悅武王如此果河為哉蓋以商和暴虐民皆降于水火武王東征

之師救段民于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不濫無事而已矣無他故也

析講有彼不為臣一詞遯東征之由匪朕責貴二句狀民情之悅紹我周土係士女之言親之之詞大邑周尊之之詞以上皆書詞其君子以下倒釋書詞周之君子指將師言周之小人指士卒言其君子二句應匪朕二句救民二句應東征二句取殘推言武主所以得民之故○大意重救民取殘見武主之能行王政處○麟士曰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或兼已說來和言之不必全憶本文觀此類可見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主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泰序然所以取殘者果何以見之書太誓有曰我武主威武惟揚侵于紂之疆界則聲罪致討取其殘民者誅之而殺伐之功用以張大比于湯之放桀除暴救民又有光焉蓋武主取殘有如此此武主以百里而行王政于天下也○析講引書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証上文取其殘之意也于湯有光只是同有休光之意○武取于紂之天下而反曰有光蓋湯武同心伐暴有武而湯之心事益白也此說亦有見在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見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參序觀于湯武而知今宋所行實不是王政云爾苟如湯之為匹夫匹婦復仇如武之救民水火以取殘以行王者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宋為君而有後我之怨幸黃之迎彼齊楚雖大必不能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又何畏哉

而乃切切然惡而伐之之為慮也

析講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折之詞非逆料也苟行王政以下  
是因湯武而舉論之非望宋之行王政也湯武  
行王政何曾爭大小齊楚雖大正皆殺他小字

謂戴章全旨

此章見人臣正君當廣進善類上節是喻下節乃  
正意相形照應總是言其所以善君者在廣于進  
賢也不可謂上節主專下節主衆○真註莫介子欲王之善  
便知其王未必即善與王所請諸臣未必欲王之善即此一念  
在今日之大夫中良不易得故特廣其識以成  
其志有楚大夫節是借教子以喻善君之行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

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

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捷而求其齊也不可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亦

不可得矣 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譎也齊齊語也

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參序孟子謂戴不勝曰吾觀子之事王亦欲其志仁當道以

為善歟我明告子以善王之道蓋臣之欲善其君繼父之欲

善其子也譬如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舍保傅而為齊中夏

之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不勝曰欲學齊語必使

齊人傳之曰傳之以齊人誠是知然一齊人傳之衆楚人于

其旁咻之則譎雜雜速所講不專積習難變雖日捷而求其

子之齊語也不可

得矣若引其子置之齊莊嶽之間且數年  
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多聞習見久與俱化  
雖日捷而求其楚語亦不可得矣學語如此况善君乎  
析講齊語平止喻為善楚語休備喻為不善一齊人四句喻  
下節末一段引而置之三句喻下節首一段置之莊嶽則傳  
之專而不咻于楚人遲之數年則傳之久而不迫于一日○

兩喻重此一位置之若嶽見得習見習聞無非齊語正與下皆薛居州意相影射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

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

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

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參序子謂薛居州立心誠行誠善士也是必能以善引其君者也多方引進使之居于王所可謂得人以人事君之義矣但

王所非一人也誠使在于王所者長而老成幼而後進卑而

察衆尊而秉衡其人之善皆如薛居州也則衆止盈廷所聞者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為不善其誰與之在王所者

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則讓者並進善言不入于耳善行不接于目王雖欲為善又誰與之然則今日子所使者居州

雖善特一薛居州耳傳之者一而昧之者衆群邪害正孤忠無與獨能如宋王何哉子其廣善類進同心以成善王之道焉可矣

析講善君亦重皆薛居州一邊方得本旨在于王所兩段是論其理且圓活過到一薛居州二句方着寔歸不勝身上○

看節內謂字使字可見居州是不勝所引也○太全蔡氏曰

宋孟子此意一定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于國者故孟子肯以此欲其旁招群彥使忠賢畢集庶幾成止君之功非責其

引居州無功也○南軒張氏曰衆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君子且不能安其身其如正君何

公孫章全旨

此章總是不見諸侯之義古者一句乃一事之本旨主自重說下三節正是明不見之義段木

津柳皆守不見之義者但已甚耳孔子不為已甚然必先而後見不先則必不見也觀曾子子路得孔子家法其讓評如

此而君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輕見諸侯矣不為已甚是正答也下二節言亦不必為已甚如道則可見孔子先為之矣但

士自有節不可淪于卑賤如一子之所讓也道意自如此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

臣不見

不為臣謂才仕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參直解公孫丑問曰君子以行道為心必欲得君而仕今天

子不肯往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士不仕者不仕曾為諸侯之臣則不往見諸侯此自重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

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

已甚過真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而避之魯繆公時又有泄柳是不為臣者繆公往見則閉門而不納是皆守不見之節而未免已甚蓋不見者只是我不

往見耳如君往求見誠意迫以斯亦可以出而見之矣若不

迫不見也可以見而猶不見二子之高亦二子之過也

析講是皆已甚勿太駭一子只見古人之寧過于守義如此

亦通○迫斯可見輕微言○仁山金氏曰戰國策有段干木

段干木越人則段干姓也○段干木居于魏守道不仕文侯造

其門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以禮待之出過其廬必軼後車

段干木學于小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因是知

段干木之賢請相不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見之○繆公

聞子柳賢往見之則門不納曰吾聞君子其道行則樂其治

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去以

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徵國之榮也○此重說二子之非見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言喪 惡去聲矚音註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也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衆趙注若夫得禮義之中正者惟孔子皆魯陽貨欲召孔子來見已而又惡人以已為無禮因禮有云大夫有所賜于士士不得拜受于其家則往拜于大夫之門陽貨以大夫自處者也孔子士也貨于是窺孔子偶出在外而饋孔子蒸豚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心不欲見陽貨亦視其亡也而往拜之夫貨雖矚亡而饋然其饋也亦禮之先加者也孔子雖矚亡而拜然其拜也亦禮宜往見者也當是時貨先來加禮孔子豈得不往見之若不先則不自也此孔子所為得其宜也

析講論語饋豚此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存疑孔子瞰亡往拜寔未嘗見日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瞰亡意只重在往見上○陽貨先要看先字若非彼以禮來孔子豈輕身見之哉○蒙引貨本陪臣而執國命借以太夫自處故註云云孔子奈何亦以大夫處貨耶曰恐是見惡人以避答之意○彙解雖重在往見上然非陽貨先則豈往見仍當歸重不輕見意方合本直

曾子曰賀肩諛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

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看虛業反 赧奴簡反

魯肩諛諛諛諛笑張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木同而言與入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然面赤之貌由子路各言非已所知其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此章言聖



人禮義之中止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不恥

命參若不當見而輕見之不幾為事門高弟所譏乎夫曾子子路學孔子之學者也曾子嘗有言曰吾有諂笑勞其體以

煩人其勞苦過于夏月治畦者子路有言曰與人未嘗深交不相契合而強與之言以邀其寵辱言則言矣觀其色則心

慙而面赤赧赧然若無所容如此之人非由之所知也由是二子之言觀之既惡側媚必能以禮自閑既惡強合必能以

義自制則君子平日之所涵養氣節者皆光明正大直道不兩可知已矣此皆得孔子受禮之教者其不為諸侯之臣必

高不見之節也寧待問哉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析講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是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趨權勢者○君子還照註指一子不必作孟子自寓說○養字如養

高養重之養舍不見諸侯意迫斯可見豈得不見却不是由不見又說到見上去于首節明答反說開去了乃是于不見中說不見處見處仍是不見也觀末節收意便知○首云古者不為臣不見故下節節皆以古者之事之言隱引以証之○曾子是處之而譏之子路是惡之而譏之孟子引一子之言見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與一子之所譏者無異矣與首節意緊繫對剖

**戴盈章全旨**

此章總見革弊當決意通章以非義二字為斷首節盈之知弊而不知革二節孟子先設喻以曉之三節知字速字俱重蓋因其明而致之使勇下革弊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

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由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於序戴盈之曰什一而賦關市譏而不征古仁政也我今欲于農行什一之法于商去關市之征但積習已久今茲時勢尚有未能驟更者請先輕之不至重困商民以待來年然後

舉重斂關市之征盡已之何如或亦革弊以漸之道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

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

後已

穰如  
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合參孟子曰此如攘雞之說矣今有人每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取非其有非君子所為之道攘雞者曰請從此損之改曰攘為月攘以待來年然後已而不攘夫且攘非義月攘豈義乎來年可已今年不可已乎子之欲輕取于今日而革弊于來年也何以異于此析講弊政取非其有類于攘雞攘不即已與弊不速改同歸不義故以為喻

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參序夫子之欲去重賦與厚征者亦以為非義也使不知其非義猶無足怪如已知其非義必有所已斯速已之矣何待來年夫非義尚能安之于心而待時乎願子大夫勿以攘雞為喻

貽誦可也

析講不必說到來年未必已得成等語即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非義一字痛切○蔡氏曰此論義不論利害也既知非義斷不可一朝居矣何待來年待則仍是不義何貴于知○真註此節只執正意說不必兼攘雞

公都章全旨

此章見聖賢扶持世道之心豈好辨一句乃一

由中間摩敘治亂或由氣化或由人事而撥亂為治則非聖賢不為功而昔者以下總結見三聖人皆不得已而有為指歸在我亦欲正人心一節正不得不辨處末節又公其責于人也自堯舜以下凡四變而愈趨愈下始而洪水猶氣數也至暴君代作云云則人事俱失矣然猶上虐下也至桀也至暴君則下逆上矣然無君無父者猶止于一身亂賊也至楊墨遍天下則天下皆亂賊而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視前蒙聖人又大相懸矣不特世變如此聖賢所以救之者亦一節難似一節孟子到七雄世界全憑子吉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去望一世之能言者俯仰千古孟子最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又矣一

治一亂

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泰大全公都子問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論辯以求勝于人敢問好辯何故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有不能相安于無言不得已而言者也何以言不得已也夫天下自生民以來久矣非一世矣其間氣化在天者或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事理在人者或得焉而治失焉而亂治不生一治而生于亂亂不生一亂而生一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救失扶衰反亂歸治耳君子倘處亂世其能默然無言哉析請不得已而在維持世道上○一治一亂此章之綱領上文節節應之兩一字見循環之意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

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

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上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管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泰通義且以生民以來之一治一亂者言之始堯先洪水為患及當堯在位之時其水壅塞而逆行者至于橫流汎濫于中國水盛則龍蛇居民之地而民患水避之故無所定居其地之卑下者于樹上架木為巢以居猶鳥之巢也其在高原之上者鑿岸而營度之以為窟而居處猶獸之有窟也書有言曰洚水警余彼舜所云洚水者止指堯此時之洪水也此氣化未開人事未施而天下亂也析講大全輔氏曰此一亂統由乎氣化○胡氏曰自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微也洚水自後乎氣化

而曰警余示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  
一治也○警余一字便是舜不謫于氣數處便是于聖身任  
世道幹旋治亂的源頭○麟士曰洪水為主海水証之不  
倒看了○漆水警余舜言此已在禪位于禹十六字傳心之  
時亦自為道述禹功而敘言之耳勿曰漆  
水警余故使禹治只作洪水一証可耳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

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淮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漚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淮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參存疑洪水氾濫使蛇龍居之蓋水蛇龍之所都也二若相因爲害堯憂洪水之爲害而舉舜禹治之禹于是掘地去壅塞而注之海以除水害驅逐蛇龍而放之菹以除物害由是水循其性乃由地中行不復氾濫地上即今江淮河漢

是其處也水不復爲災則險阻既遠而蛇龍因以遠避則凡鳥獸之害人者皆消然後中國之人得平土而居之不至上巢下窟而稼穡明倫由是樂生焉此禹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治也

新講大全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而有爲以人事挽回氣化也○使禹是舜使然舜亦是承堯命使之也○掘地二句是禹用功處下四句以成功言當以治水爲主蛇龍鳥獸帶言勿乎對○未是也二字乃指今日交流者正見當時禹功也此節承上說見禹承命治承不得已而任其責○玩然後一字當時不知費許多精神方有成功○險阻二句是過林語乎土而居則民無所定二句應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  
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  
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 下同沛浦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市草水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日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參序夫堯舜之時天下治矣然又不能以常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中道衰歷夏與商之間暴君代作喪民之宮室以為汚池使民無所安息棄民之田以為園圃使民不得卒食至于後害民之邪說害民之暴行又作園圃汙池沛澤愈多而禽獸且得其所依而交至為害及紂之身愈為不道天下又大亂是固人事之失而亦氣化之衰也

析講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按此節自暴君代作至使民不得衣食是截曰代作非一也已槩夏商言之省敘也邪說暴行又作至末為一截邪暴園圃等即連下屬紂矣日又作是對前代作言也存疑對前一治而言是代作內之治也園圃等即一截之說而加一多字又加禽獸至是比前又其益紂為極惡大亂也邪暴損紂與飛廉等則禽獸至即虎豹犀象等也又大亂又字即上又作又字惟其又作所以

又亂此節節次如此方句句字字清出慶源輔氏曰堯舜沒後其間如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亂極矣故直惟至紂時言之想夏桀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及虎豹犀象之害也邪說所以濟暴虐之行者蓋必有邪說初塗了義理然後暴行始作如王安石橫行新法必假周禮以文之可見陛下節紂與飛廉看則邪說當屬飛廉等而暴行當屬紂也雙峰曰如李斯阿二世曾責責是邪說二世行督責是暴行此是人善則道句則物害又因人害而生邪暴既作民害已甚暴君恬不知改其園圃汙池如故于是以禽獸定其害民之食擾民之業而民害益甚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

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

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至大也顯明也謀謀也

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敢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參趙注周公相武王以除暴救民乃誅紂奄在東方國大無

道特伐之三年乃得其奄之君而討之飛廉紂諛臣驅之海

隅而戮之猶舜放四凶也滅與紂共為亂者五十國驅紂國

于是得遂而皆大悅皆周公相武王以安天下之功也書曰

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佑助開

明我後人者莫非正大不偏之進而又周全盡美無一之或

有缺畧也凡此文武貽謀孰非周公輔

相而撥亂為治以成之者乎此治也

析講大全輔出曰此治又氣化人事非參者也然只重入

事上蓋正可為也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政刑四達而不障

三千二百之儀與乎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

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慝之法無一之或

廢夫然後可以為無缺○周公相武王是大旨誅紂至五十

國是除人害驅虎豹句是除物害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

幸虎豹是紂所賣之異物天下大悅悅其除人物之害也○

引書重一承字文漢之綱武烈能承之而佑啟後人者皆周

公之力也○謨謀也文王始謀造周烈業武王功成業就咸

字貫下咸正者事事出于正無缺者事事極其善以上撥亂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殺其父者有之

有作一有讀為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參序周世治衰而不振文武之道微而不明于是權謀詭詐  
反常道理之說與夫僭竊奸究悖倫亂經之行又乘之而作  
以臣而弑其君者有之以子而弑其父者有之此暴行之尤

者也又一亂也

析講弑君父即暴行之極此禍亂不但在民生直在民心  
○大全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小事相符者也前乎此者雖  
百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  
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本要  
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  
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  
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  
成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  
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合參孔子有心世道懼正道滅而作春秋是春秋也假魯史  
之文以寓王者之法其筆削所及敘先後之倫秩上下之分

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其大要皆奉行天子之事也惟春  
秋為天子之事所以孔子曰春秋之作子非得已世有以心  
知我者其惟是春秋乎世有以迹罪我者其亦惟春秋乎益  
知我者謂其以片言之間而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倫  
大明下世也罪我者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權使黜  
陟賞罰之柄託于微言也然知我罪我雖不同而春秋是非  
褒貶之法無不昭于人心垂于萬世使亂臣賊  
子皆知所微此一治也此一治純平人事也  
析講懼字正是不得已處千古血脈相傳在此春秋本魯史  
而孔子之筆削褒貶一稟文武之憲章故曰天子之事所以  
還本權于天子也不可說託天子之權○問春秋罕言何為  
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个治法使道理光  
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潛室陳氏曰此聖人以  
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太用雲峰胡  
氏曰集註前言武周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  
孔子春秋之功此亦一治也萬世之治也○知孔子者以其  
明王迹而諷其苦心罪孔子者以其明王制而罪其妨已此  
見春秋之足以明王法而孔子可以少舒其懼也○夫子只

見春秋之足以明王法而孔子可以少舒其懼也○夫子只

中說知罪甚渾註皆推明其意要着是故二字下兩句都要  
粘着天子之事一句說下下亂臣賊子懼豈謂當時亂臣賊  
子耶是有春秋後之亂臣賊子也傳曰誅死者於前所以  
懼生者于後故註云致治之法垂于萬世云云○蔡氏曰天  
子之事謂皆周天子賞罰予奪之事所謂王迹也西周盛時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列侯皆奉天子之令其史亦皆紀天子  
之事至東遷後王迹既熄列國史書止書本國之事無復天  
子之政令矣夫子奉周禮王法以律當世其筆削褒貶仍是  
紀天子之事下般使天子威令復行紀法再明非若列國之  
史自紀其事而已○道有是非法有賞罰孔子有是非而無  
賞罰而即以是非代賞罰其善而為王法所必賞者則褒之  
其惡而為王法所必罰者則貶之所謂奉行天子之事而非  
竊天子之權看明事字便知其非僭所云罪我者不過自亂  
賊之不得僭而罪之耳○新安陳氏曰當時倫紀亂矣孔子  
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也○彙解傳  
曰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死者指去子以前之臣子  
言生者當指去子同時之臣子及後世之臣子言若專指去  
子以後之臣子則罪我與懼字俱無着落○春秋時史權甚  
重卿大夫亦甚畏之觀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我之懷矣自  
貶伊戚書維杼紘其君南史執簡以注可見當時甚畏史書  
故亂臣賊  
子懼之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  
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  
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  
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  
率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我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

獸食入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參達說孔子既沒聖王久已不作故無以肅紀綱而維世教列國諸侯力戰相爭放恣于法紀之外于是異端之處士各以其一家之學橫議于下如楊朱墨翟乃橫義之尤者也其言滿天下天下之言學術者不歸于楊則歸于墨是橫議之惑人如此彼楊氏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則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于路人是無父也夫

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君此父子之本倫也今楊墨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夫楊墨禽獸之教如此正所謂橫議也以此率人其爲道當何如耶昔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以致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今日楊墨之害則有其于此者矣楊墨爲我兼愛之道熾而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蔽而不著是邪說誣惑斯民而仁

義遂爲充塞也仁義充塞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于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將相食也此氣化衰人事大而天下亂也

析講聖王不作一句是處上橫議之由楊墨是橫議之尤者楊墨四句是言橫議惑人之廣爲我六句是言橫議滅倫之害較之顯然糾君父者其害尤酷○按此條在禽獸也分上只斷楊墨是禽獸下卽言禽獸之害大能食人也公明儀不句起下不承上後率獸獸字定指楊墨不是空議蓋楊墨禽獸之教以壞人心卽所謂率獸食人者其後必至人人之心壞而大亂將起相戕相賊于無窮矣非人將相食而何○

聖王不作三句相承說下而歸重在處士句不中則曰橫議不正則曰邪說○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于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于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又將視其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

饒氏曰墨氏無父之教使充塞平仁楊氏無君之教使充塞乎義有不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矣○充塞猶言蔽塞言仁義

正道者不明于人心也。心俱是邪說，只是邪說。只說有為我兼愛，不知有真仁義，遂為西絕。矣是邪說三句。一、是流。無父無君，是據目前說率獸食人。一句，方是流。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

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

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本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閑楊墨為其感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參序世道之變，一主于此，吾以此深為天下懼。于是閑衛先聖孔子仁義之道，使之大明于世，不為異端所塞。于楊墨之學，則深距而痛絕之，以故斥其滯滯之辭，使天下之人曉然

知其為非，而彼之為邪說者不得起以誣民。此子衛道之心也。蓋邪說之作，倡為橫論，寔本于心術。作于其心，則日用舉止皆悖于正而害于其事。害于其事，則世道紀綱俱反，其常而害于其政端甚微，而禍甚大。此理之必然。聖人復起，不易吾作心害事作事害政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天下何由而治乎？此則人事之不可不盡者也。亦講懼字從孔子懼懼字來。先聖之道，即堯舜周孔之道。閑，衛也。峻其防也。須承好辯來。距放俱閑內事。○閑距放三字，相因欲閑故距放正，所以閑之寔也。○作于其心四句甚言邪說之不可不關，當以作心句為主。蓋自孔子以前亂在人身，孔子以後亂在人心。故孟子以正人心為急急也。○以上轉亂為治，重在吾字上。與下我亦欲節相應。通上，不節總重在此二節。○太全胡氏曰：前六此又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此云是亦一治也。二子之功與孔子同。○懼者懼仁義之長漸滅，而先聖之道終于不著也。楊墨損其人，淫辭指其言，乃浸淫四出，以蕩惑人心之意。邪說則二氏之總名。閑距放相因，譬如寇自外侵，防守城地，是閑因距。敵放逐，此寇是距。故不得作以成功。言距之放之，斯不得作矣。事總是父子君

臣之節自所在而政則其本綱也事與政害則俱害不分先後末句是言其害之必然也○存疑邪說即楊墨之說淫辭即其說之浩瀾放蕩也○新安陳氏曰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參序合而觀之昔者禹抑洪水則人得平土而居而天下平則天下微禹不能平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賊入物之害除而百姓寧則百姓微周公不能寧也孔子成春秋以明太義垂法戒而亂臣賊子懼則亂賊微孔子不能正也此天下治亂賴三聖人之功而三聖人所不能已于常世如此析講此節見三聖人不得已而有為有言皆為世道立功非好勞也總結上文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

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泰序詩有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敢有承而當我者此詩言周公正夷夏之防其嚴如此今楊墨無父無君與東狄無異正是周公之所必膺之者也有世道之責者可坐視其害而不知所以息之耶析講蒙引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揚墨正是無父無君在所膺者也不連上意○翼註此節只重楊墨之當膺不重周公上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設淫解見前解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入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莫甚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

故哉

泰序故我在今日亦欲講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欲  
正人心必息楊墨之邪說使不得逞其為我兼愛之言而  
絕其偏說之行放斥其淫蕩之詞以承三聖撥亂反正之功  
者然則予之反覆與楊墨辨者豈好為之哉誠懼無父無君  
之教害人心之仁義而其流禍不可底止故憂之深言之切  
有所不得已而然也彼不知楊墨之害  
而無心于天下之治者烏足以知之

析講此節申前開先聖意見已亦不得已而為人心有言繼  
重在欲正人心以承三聖上○我亦二字緊承昔者來○我  
亦欲三字直貫到以承三聖者一口氣說下正人心謂使人  
心復歸于仁義也以承以字正人心者承之也○存疑前既  
歷敘三聖之事以已繼之至昔者禹抑洪水三條又是總舉  
三聖之意而申結之也引詩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是將說  
已身上來故加之曰我亦欲云云以承三聖者○豈好辨二  
句須得申結開先聖節意○問孟子欲息邪辟說而必以正  
人心為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論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  
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

必為此紛紛而法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  
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  
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  
心而為息邪辟說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知邪說  
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辟說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說既  
邪僻其行必偏詘其辭愈淫蕩說淫俱自邪說上來○朱子  
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審得个粗  
底格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辨也然孟子在當時只在  
私下恁的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木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  
知聖道之是知異學之非乃是孟子有功于後世耳

###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  
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  
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  
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  
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  
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

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星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信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參朱子小註然三聖人之道人人得而承之距楊墨之言人人得而言之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黨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楊墨者則其趨向之正必聞禹周孔子之風而興起者是亦聖人之徒也為人而不可不為聖人之徒以為天下賴哉此

可見其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折講存疑能言距楊墨謂其能立言以距斥楊墨也揚出言字與上好辯相照重能字聖人之徒以其心術出乎邪而入于正也方與上節正人心相應○李九我云此節是足上節意以申明已之不得已處蓋以言距楊墨吾下入且深望之况吾之與楊墨辨者而敢以自諱哉予之不得已也于此益見之矣如此方得全章大旨不可徒作望人說

匡章章全旨

仲子苦節亦異端跛行之當闕者故孟子以惡能

此仲子之操而斷其難充前段律以食糲壤飲黃泉匡章見為太刻後段獨出以明則不食以死之室則不居此正是仲子之操執此以例其餘信無可食可居者矣故章遂不復疑也○按聖賢中正之廉只是有分辨不苟取今仲子但以不取為廉其勢又不能一無所取是其操充不去也孟子非以到責仲子只是極其充不去耳通章皆是就仲子律仲子聖賢中正之廉皆未及也○不必責仲子廢兄弟之倫此章不重人倫上只重在不能充操上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

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

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烏下於陵同蠶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蠶蠶蟲也匍匐言無方不能行也咽吞也參序匡章曰廉美節也若陳仲子者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夫人之切于身者莫如居食仲子則居於陵之地嘗三日不食

耳亦無聞目亦無見也其貧困如此亦不求食于人適非上  
 有李蟠食其實者已過半矣仲子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  
 耳有聞目有見以全餘生非至廉其孰能之  
 析講按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夫妻為人灌園楚主遣使以  
 金百鎰聘為相不往○居於陵是居之廉三日不食以下是  
 食之廉○井上有李舊植之李也李以樹言實則李之實也  
 食者過半言所存無幾也○陳仲子本非貧賤之子非無居  
 而彼不屑居非無食而彼不屑食為人所謂難故章  
 子稱之此以不取為廉而不知分別取舍為廉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

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  
 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  
 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此必以為齊國中巨擘焉雖然據仲子而論亦惡能爭遂其  
 廉哉若就仲子如此之操行充而極之則如蚓  
 而後可以成其所操也其勢果能乎不能乎

新講士曰廉只是不苟取耳仲子却去不取故勢有所  
 不能○按此惡能廉只是惡能成就他廉不是惡能為真廉  
 也即下充仲子之操而後可勢必不能也此下句正足上  
 惡能廉句○而後可亦只言而後可成其操不是言而後可

為廉也蚓無求意全不宜露着此下句下節自緊接明之○  
 蔡氏曰于齊國一句欲指先揚揚中有抑惡能廉三句是斷  
 語乃下章本旨下皆辨其不能廉只是就仲子之廉  
 寬仲子更不辨其廉之是非亦見其辨難警策處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  
 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  
 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扶輿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

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

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嘗如蚓之廉也

參直解吾謂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後可若為何蓋蚓之為物

上而食也惟精壤耳下而飲也惟黃泉耳蠶能一無所求于

世仲子則居必以室食必以粟有所養于人世矣既不覓于

居室則必有為之築之者矣今仲子所居之室其所從來是

廉如伯夷者之所築與抑亦食如盜跖者之所築與既不見

于食粟則必有為之樹之者矣今仲子所食之粟其所從來

是處如伯夷者之所種與抑亦食如盜跖者之所樹與如其

義即為伯夷如不義即為盜跖是皆未可知也

析講蚓之操如此仲子未免居室已不能如蚓况居食所從

來義不義未可知益見不能如蚓而操難尤也○蚓字借來

見無求夷蹈借來見義不義俱不

必泥看○是未可知也重蹈一邊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畢 纊音盧

辟續也纊練麻也

參直解章曰是其居室食粟亦何傷于其廉哉彼仲子乃是

身親織屨妻手辟纊以易之而食也此皆自食其力非不義

而取諸人者豈必定此自伯夷然而不出于盜跖亦甚明矣

析講身織三句見自食其力如此則亦非不義之食而無傷

于廉矣蔡氏曰章所言亦是不知希

子是以仲子能下節又明之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

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

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

其兄生馘者已頰頰曰惡用是醜醜者為哉他

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醜醜之內也出而嗅之

蓋音關辟音避頰與聲同頰與

醜同子大反惡平聲醜魚一又

味音哇 ○世家世卿之家兄各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

三氏

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親親，鵝擊也。類  
顯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泰序曰：子以自食其力，遂為康乎？不知處仲子之地，亦有不  
此自王、朝常與，非得之，不義者也。仲子乃以兄所食之祿，為  
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所居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其兄，因離其母，莫妻子，以僻處于於陵之地，其子不親之，  
庶亦既薄矣。及他日歸，倘有饋其兄生鵝者，此其交際常禮，  
己所類顯曰：此不義之物也。惡用是親親者，為謝又至。他日  
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而仲子食之，其兄適自外至，譏之曰：  
是向所饋親親之肉也。

仲子于是出而哇之。  
析讀此節句句敘至，下節斷。○此節敘事，所以明兄之祿可  
食，室可居耳。親至義之物，為不義，此所謂仲子之操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  
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  
類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  
至於妻所易之，限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  
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  
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蚶、然，乃為  
能滿其志，而得為廉。可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  
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  
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  
人倫也。豈有無個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泰序以母之食為不義，而不食，前無有明食者矣。以妻所易  
之粟，則又食之，以兄之室為不義，而弗居，即無有明居者矣。  
以於陵則又居之，是尚為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不能  
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若仲子者，必併其居食而盡廢  
之外，蚶之無求自足，而後充其操者也。  
人安能為蚶，則亦可至如仲子之廉哉。

析讀淺說此章，以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亮其不得為  
廉其辟兄離母，人莫大焉。其親戚君臣上下者，猶未暇深非。



之至他章乃發也○滕士曰不能充其類言未能由不食不  
居而充之于所食所居也然則欲充其操亦惟并居於陵  
不食妻之食然後可然已斷斷不能矣故曰惡能又曰是尚  
為能蓋寔論也○若仲子者二句正足是尚為能充其類下  
句之意與上充仲子之操則明而後可句相應不能為則  
亦不得為廉矣故曰仲子惡能廉是可見仲子不惟不能為  
君子中正之廉即仲子下偏之廉亦必不能充也○此節以  
仲子之操律仲子一有居食即不義即難如則在  
他人固無傷而在仲子則未為充類也故曰惡能廉

孟子卷之六

